

說部叢書
二十六集第
九編

言情小說

卷下

青衣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紓王
慶曠譯

著者爲盧
騷之友森

商
冷紅
生著

閩林琴南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生者也。先

自稱冷紅。

說得名。即

戊申年五月十六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二十日三版發行

(青衣記二冊)

名離

此書不爲

彼得森氏

著者爲盧

騷之友森

商

冷紅

生著

金

自稱冷紅。

說得名。即

生者也。先

自稱冷紅。

說得名。即

戊申年五月十六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二十日三版發行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家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恨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身。惟小說

生著作等

發

作

人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譯 生 先 南 琴 林

十六部價全

十
七
三

下於列分目價售出冊分及名書種各

童子萬里尋親記	三
孝女耐兒傳	三冊
雙孝子戰血酬恩記	一元四角
莫孝子火山報仇錄	五角五分
●以上倫理小說	角
恨綺愁辭記	二冊
玉樓花劫	六角
大食故宮餘載	六角
●以上歷史小說	角
鬱刺客傳	六角
電影樓臺	六角
賊史	二冊
冰雪因緣	六角
蛇女士傳	六角
脂粉戲員	六角
天仙方夜譚	六角
因戲錄	六角
蘆花餘孽	六角
橡湖仙	六角
●以上奇書小說	角
塊肉餘生述	三冊
金鳳雨	三冊
金風鐵雨錄	三冊
●以上社會小說	角
十才子南征錄	三冊
●以上奇書小說	角
黑太白軍英雄記	二冊
貝克偵探談	二冊
●以上奇書小說	角
欲洛神樞孔避兵錄	二冊
鬼藏錄	二冊
克奇案	二冊
開場	二冊

百奴林鄧小傳	一角五分
玉雪留痕	四角五分
洪罕女郎傳二册	五角
迦南小傳二册	五角
打佛畫獎錄二册	一角
西利亞郡主別傳	一角
璣司刺虎記三册	一角
劍底鶯鶯	一角
以上言情小說	一角
不如歸	一角
離恨天	一角
●以上言情小說	一角
魯濱孫漂流記二册	一角
魯濱孫漂流續記二册	一角
斐州煙水愁城錄二册	一角
霧中人一册	一角
哈邊地圖	一角
埃及全塔胡戶記三册	一角
三千年的記二册	一角
鬼山狼狽傳一册	一角
發荒志異	一角
以上言情小說	一角
捐掌錄	一角
游滑稽外史八冊	一角
旅行述異二冊	一角
以上滑稽小說	一角
愛國二草子傳二冊	七角五分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二冊	七角五分
海外軒渠錄一冊	七角五分

青衣記卷下

第十六章

光陰荏苒。彈指經秋。西風蕭颯。木葉凋落。氣象至爲枯索。彼得之與娜刹利晤也。多以夕際。此夜寒霜肅。每涉林薄。覺毛髮灑然。邱中之約。蓋有不得不漸疏者矣。

偶一相遭。比肩而立。聞秋聲四起。澎湃如濤。敗葉辭枝。紛紛作蝶舞。當此之時。

娜刹利往往悄然不樂。謂彼得甚不解事。乃盤桓於此寂寞荒涼之地也。

娜刹利既不欲數犯霜露。情見乎辭。彼得勉從其語。不敢相強。自是不聚首。凡三

日彼得中心蘊結。寢饋不甯矣。

居無何。娜刹利始允與彼得晤。觀面之際。彼得曲意綢繆。用以貢媚。曰涼颼侵衣。寒角砭骨。林中之聚。弱質何堪。今者已別覓一小集之區矣。其地僻而隱在園落。北牆松楸四匝。下不成蹊。蓋人無至其地者。吾特布置之爲安樂窩。卿盍往觀之。娜刹利乃相將前。風來鏗而震顫。益不自持。旣而入林。益深。娜刹利步履疏慵。顏

色慘沮。蓋其生長溫帶。今驟至英吉利。已苦高寒。重以時值深秋。凜冽益難耐受。方亟亟欲就爐火取煖。而彼得乃迫之使跋涉於荒蹊叢薄間。雖曰深情已同惡劇。曾謂善溫存者。而忍出此。是則彼得猶欲以此求媚。無異適北者南其轍。其用心亦左矣。

未幾至深林中。有屋一椽。黃土築牆。茅龍爲蓋。庳陋令人生厭。初彼得旣覓得此屋。卽竭力糞除。又拾松枝羅楣檻。以石爲爐爇之。雖慘淡經營效果。乃一無所得。爐上有煙突。久不用。霉氣逼人。火燄甫發。濃煙四塞。直撲口鼻間。娜刹利幾爲所噎。

彼得亟設椅招娜刹利並坐。每一搖膝。椅傾欹。欲墜。娜刹利爲之乾笑不止。旣而曰。君謂是爲安樂窩耶。君之嗜好誠與人殊。抑余甚有疑者。設一旦君嘉禮旣成。前君所謂以金屋貯嬌者。其指此一樣耶。

彼得欲答。則期期不能成語。父手向娜刹利震顫。若不勝揣其意。以爲果。娜刹利。

爲彼室者。則彼將竭其能力。致人所不能致。博錦屏中人。一粲焉。
 娜刹利乃譏之曰。素位而行。君母幻想過甚。自忘位置。君濫逐情瀾。僅就己身著。
 想亦思彼受眷者。遂心與否。此問題似亟當解決者。君今者終歲勤動。僅得自食。
 其力耳。於過奢之望。正未可驟言。以君頃間所處境。設爲經營。亦惟有於林中置。
 牛宮一所。屋後拓猪欄一方而已。卽不然。僑寓市町間。藜床瓦缶。器用粗備。斯儕。
 之輩。時着屐。過從齒痕斑斑着地上。暇則坐室中。剝壁上殘紙。藉爲消遣。君試思。
 之中。應着何等人物耶。

彼得曰。雖然。卿果眷余。則……言至此。舌結不能繼。面復有悻悻色。似欲以逕直。
 之意。激動之者。娜刹利竊竊作腹笑。曰。余究當居此否耶。既又曰。君應終知余心。
 其語氣。又若甚懇摯者。於是彼得釋其忿忿之心。又如平日所爲。無復芥蒂矣。
 亡何。娜刹利設帨之辰。漸近良宵。易遇佳會。不常。彼得輾轉不慊於心。女子善懷。
 娜刹利尤忽忽不樂。回溯往日事。若不勝感慨者。然故隱約其辭。使彼得聞之。不

能徑識其意。

一日。娜刹利曰。余往日值生辰。頗甚欣喜。今則厭棄之矣。循例之舉。亦殊無謂。曩者人之餽贈爲余祝延者不可勝計。而花爲最多。霞駿錦摛芳菲可愛。侵晨余方蘧然夢醒。而遺花者已雜沓而至。其娛樂爲何如耶。言次。淒然而歎。

彼得率爾問曰。卿亦愛彼珍異物耶。娜刹利曰。然甚嗜珍異物。要亦不拘。苟贈以將意者。雖非珍物。未嘗不樂受之。雖然。吾不知人將何以覶我也。人生不過數十寒暑。余齒二十有六。青春不再。坐令對此茫茫。身困愁城。與偷父爲伍。寒風四合。冷激予心。君荷攬鏡。自窺當亦自嗤。其色何悻悻矣。噫。余不能一旦謝君。永永決絕。而猶爲此縊繩。余亦不復自解其何故矣。

彼得聞之。鶻突不能自甯。沙聲謂娜刹利曰。娜刹利然則。卿尙未卽欲絕我耶。娜刹利微笑曰。余今茲且未或稍緩。數日耳。

斯時娜刹利雖無意中之言。而彼得則亟乘此數日之機。寓書倫敦。購花一束。值

可當彼得一星期所入者迨娜刹利誕日彼得晨倩波羅齋花詣娜刹利所且囑以致語冀邀彼美之歡

波羅既去彼得佇立以俟未幾見波羅徒手回知娜刹利已受所贈喜不自勝波羅行漸近彼得遠迎呼之曰波羅彼已受否曰然幸不辱命言時色愀然不樂曰娜刹利云何其爲吾述之波羅漠然答曰余往時彼猶偃臥牀次排闥入乃披衣起旣而啟盒則嗟然而笑

言至此驟止彼得復詢曰彼爾時又若之何曰彼諦視花良久置鼻端旋復吻之時其頰若胭脂量矣口喃喃所語多格磔不可辨

彼得曰然則此花爲吾所贈卿亦嘗語彼否波羅復縷述曰爾時彼睨吾若甚訝者詢何人余曰爲守固者彌得蕙女彼又曰然則此花何自來耶好賽爾君余於是得乘機如君所囑告之曰此花來自愛子之人彼聞之目灼灼微翕其脣若欲余更語者余乃曰彼何人斯若能度得之否彼曰然則汝又何由齋此余意

其或以預聞其事。有所不快於心。乃漫應之曰。彼今寓吾家。予固知之。諗言至此。彼復倚枕臥意若有不屑者。良久默然。既乃太息曰。吁。彼固長者。是篤愛之思想也。乃手取几上繡帶授余。余遂返。

彼得狂喜呼曰。卿善將命哉。囑言乃一一無遺忘。波羅所言。盍再述之。波羅乃復述如前。且曰。彼云不忘君惠。彼得於是拊髀雀躍曰。是誠不負余苦心矣。

時波羅反步向室。謂彼得曰。意余母今日有事需吾矣。語竟。端步行。既抵室。四顧無人。乃以足蹴地。握拳忿忿。白衣袋中。取繡帶出。帶碧色。望如翡翠。室隅爐炭方熾。遽投之。恐未易燼。撥以火箸。乃大烈斯須。訖。波羅木然。若有所思。佇立移時。目注爐火。中眼睛有憂色。既而掉首太息歎歎。不置。

是歲十一月之望。爲土曜日下午。例可休沐。彼得喜得閒。於娜刹利未至茅舍時。即要俟於路。裴回良久。見女徐行來前。彼得即又不敢趨與之語。

娜刹利旣至。絕不視彼得。徑趨舍中。藉地木多欹仄。娜刹利彳亍行。若甚懼顚隕。

者。楣枯乍添。爐火正熾。娜刹利移坐就之。取暖。猶體戰不禁。於是彼得趨而前。而
娜刹利則未嘗一顧彼得。

有頃。彼得曰。竊意是殆將有所否耶。言時。音促而急。塞喉間。幾不能出。娜刹利
微聳其體。目注彼得。既乃嫣然笑曰。余所思。適與君意反。是將以爲然也。
彼得驟聞之。喜不自勝。轉疑聽誤。心怦怦然。因感動之力。肢戰不已。於是倚牆而
立。以自鎮靜者久之。旣而曰。卿果非戲我耶。娜刹利領之。

彼得狂踴曰。如是。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雖不才齒。猶少所志。有未甘多讓人者。吾
竊自信。言次。舞手蹈足。笑不可仰。心陶陶然。若飲醇醪。幾不知身之爲已。乃長踴。
娜刹利側脣吻翕闌。不知作何語。幾如狂譖。娜刹利却步。反身立。駭怖見於色。
彼得囁嚅而言曰。卿毋懼吾喜。不知所爲。吾當自制。吾今已鎮靜如常矣。雖然。卿
亦當少垂憫。嚮給吾者數矣。今吾又何能任。卿狡猾耶。言次。持娜刹利不釋。而娜
刹利則瑟縮震顫。倍於其前。色甚惶恐。厲聲斥至力。彼得乃却立。覩觫若受擊刺。

於心者。

娜刹利歎歎曰。將子母怒君當知余有大不得已者在彼得率爾曰。於此更有人焉。……言至此口津驟涸舌強不復成聲而娜刹利則掉頭有忸怩態。

俄而彼得續言曰卿雖未嘗告吾吾固知之今者竊欲聞其略繫何人耶？娜刹利格格而答曰君未之識彼得詢不已則曰拉爾夫名支佛利爾姓其人籍英吉利二年前遇於蒙得卡洛法國城名固翩翩濶世少年也余與朝夕過從後余及姊氏有瑞士之行彼亦偕往曰然則兩情纏綿卿曷爲而不歸之娜刹利無言頰顏而笑。

俄而慨然曰拉爾夫雖致愛於余然以彼家世而娶一貧女爲婦良多未便渠貴族之裔且隸名軍籍於渠兄弟行則居第二家本素封豪華自喜終不欲以余故遽輕棄其家貲。

彼得曰然則卿今日亦尙眷念於彼耶言時撮口而笑狀甚傲詭娜刹利坦然曰。

眷念之嗟乎。余終身眷念之。斯時娜刹利百端交集。若不勝情。既而又曰。心乎愛矣。雖以渠故。而使余顛倒若此。予亦沒齒無怨言。彼得忿然曰。然則汝於吾何如。頃爲吾述汝所歡。且有味其言津津稱道。以譏刺吾。而吾不汝咎。以求逞於汝。吾於此亦自訝矣。然則吾……噫。吾癡情受謾。非一日矣。

娜刹利聞彼得言。張目疾聲曰。求逞於余。是余所歡迎者。余方因此煩惱阱中。君能爲解脫之。則拜賜良多。余固非畏死者也。

彼得太息曰。汝不畏死。乃畏吾愛汝耳。言已。反身背娜刹利。以兩臂抵牆上。掩面而立。

娜刹利趨彼得前。視之。見其面若被霜雪。兩肱及股戰栗。有聲以女言激烈觸刺。不能自己。

於是娜刹利頓易其語氣。囁嚅言曰。嘻。余願終身傾吾誠以愛君。君當知余摯意。余固夙昔欽君長者。語未竟。彼得遽效舌曰。長者……言時。淒然作苦笑。意若屢。

受。欺。給。不。欲。入。其。籠。絡。者。

娜刹利復曰。余不欲君之舍余而去也。去則余益落寞。今掬肺腑以告於君。君其垂諒。彼得仍面壁不顧。喃喃曰。嘻。有是哉。

娜刹利時猶植立。彼得後逡巡不去。目注其肩。恍若有動於中。於是自齧其唇。握拳數四。既乃持彼得臂曰。或者……他日……未畢其語。彼得已聳臂脫其握手。憤然以銳利之目光直刺娜刹利面。既而呼曰。去。卽力推娜刹利使遠已。乃起履疾奔而逝。

第十七章

一日爲頒發傭值之期。克來福特苑之經理人胡士。旣盡集諸傭。一一分給。謂其事已畢。乃鍵其案。忽見辦事室外。有人影幢幢。隱翳門側。望之狀甚偉。

胡士招彼得入。怡然曰。非君自至。吾幾忘之。頃吾方自訝。以爲傭值已盡給。何尙溢如許。不意尙遺君值。好賽爾君。吾眞爲冗事所累哉。蓋胡士爲經理人。位彼得。

上當其獨遇彼得之時。則常若歎然於心。視不與諸傭等。故其稱彼得如此。既而曰。今則當無復遺漏矣。

彼得曰。竊尚有言。吾不能鬱鬱居此。吾從此逝矣。言次。取胡士所給值返之。曰。君留此爲代。吾謝職之。據願君鑒而許之。

胡士錯愕曰。先生幸福。君母爲是匆匆者。乃使吾驚駭。！既而驟一轉念。若有所悟。色漸霽。復謂彼得曰。君其歸耶？彼得毅然曰。否。吾未嘗作此幻想。

於是胡士移燈審視。見彼得神色慘沮。迥異平日。詰之曰。君果有何不豫於懷耶。相君之面。殊令人驚怖。彼得曰。無之。言時。吃吃而笑。似有神經病者。既而曰。吾今乃知吾之愚。吾所以亟亟欲去。不俟終日者。職是故耳。

胡士曰。昔者吾固常爲君言之。君尙憶之否。言之匪輒行之惟艱。君今者當確定宗旨。濟以堅貞。旣一誤於前。不可再誤於後。勿每況愈下也。君盍少安。母躁。徐徐謀之。曰。吾留此何益。實無此暇晷。欲及薄暮前束裝去此。胡士仰觀彼得。蹙額者

再復詢之曰。然則君將何之。曰。此符余亦不自知所止。天涯地角。奔走風塵。其爲行脚僧乎。曰。行脚僧耶。君所言果何謂者。竊意今夕君殆病在神經。故瞀亂至是。曰。君以余爲瞀亂耶。否。否。吾神識殊澄定。此間必不欲再居。時不再來。甯能昧然坐耗歲月。請與君握手。君遇吾良厚。吾永矢弗谖。

於是胡士瞪視彼得。不能出一語。良久。矍然自椅躍起。闔戶下鍵。藏鑰於衣囊。然後反坐。謂彼得曰。以君今日殆如病狂者。不知君所向。及君意所欲爲之事。僕益不能坐視不言。吾與君之父夙相識。爲車笠交。數數往還。最稱莫逆。吾安忍坐觀君之自陷於非。而不爲之一援手也。君爲佳子弟。吾不欲久錮君。至逾五分鐘之久。其熟思之。意果將何爲。亟以語我。僕固以君爲成人者矣。

斯時胡士娓娓而言。誠妙於口舌。彼得雖心緒瞀亂。亦不能不有動於中。抑彼得固將成人者。而胡士則以已成獎激之。此言尤足入彼得之耳。

有頃。胡士又曰。吾適得一消息於此。君今日乃忽遽欲行。迫不及待。然吾於彼事

知之甚悉。

下文續言一節

以愚見度之。君不如且住爲佳。抑君果倦而思歸乎。

則……言至此。彼得已不復能耐。雖不言。而跼促之形。有過於強辯者。

胡士掉首。有不豫色。復續言曰。善。君此去。或不欲歸君之家。倘尙欲自食其力。以爲生計。則有相當之所。願爲君介紹之。卽啟案屨。檢一函以出。曰。有薦紳某居郡某鄉。與獵場近地。固君所素悉。昨以書抵吾。囑爲物色。如奇姆布來得爾之儔者。奇姆布來得爾。近又見黜於他所。僕實不願爲之介紹。且彼處職事較重。必別覓一勝任之人。君苟欲就此。當竭力圖之。吾將爲君往說。曰。君之去此。乃別有故。君勤慎勝職。吾儕甚倚畀。之值。則每一周可得十八先令。銀元六角合並室廬一所。入雖微。藉作鷄枝之寄。以茲見屈。介者實自汗顏。然君或者……。

言未竟。彼得遽止之。曰。荷君厚意。然吾此去。別有所爲。所賜衣仍留於此。以遺繼吾職者。胡士急搖手曰。嘻。毋如此。彼得益正色曰。雖然。主人曼佛爾斯。將以是嗤吾。吾竊以爲吾卽不返。衣亦當償。且必如此來去。分明耳。

胡士曰。彼苟聞君去。必益忿怒。然亦無如何。吾今夕當寓書於鴻林敦卽紳君。月曜日即可得覆。鳴君事旁午。必欲早得君爲快。君今仍宿於彌得蕙氏。以俟此機緣。君此行實一生幸福所係也。

於是彼得目睽睽。視胡士默然不語。旣乃徐叉其手。曰。君言良是。聞之甚感。邀君之惠。若克有成。必竭力以報君德。

胡士曰。吾知之諗。事當無不諧者。言時起趨戶畔。去其局。旣又曰。君往必需購物。布置君室。已爲君籌之。區區數磅金僕尙咄嗟可集。他日歸償可也。昔吾少年時。君之父。亦時時助余緩急。吾甚德之。此事吾尋常不形諸口。然於君固不妨一言。彼得握手曰。君摯意可佩。然吾今且無所需。吾襁褓時。吾母嘗以銀爲吾儲諸銀行。可數磅許。吾幾忘之。今可往支取。願君珍重。吾甚感君。今吾從君命。反憇於彌得蕙氏也。

於是彼得迤邐經園地歸。時夜色昏黃。冷月鋪沙際。模糊不可辨。夾道木葉盡脫。